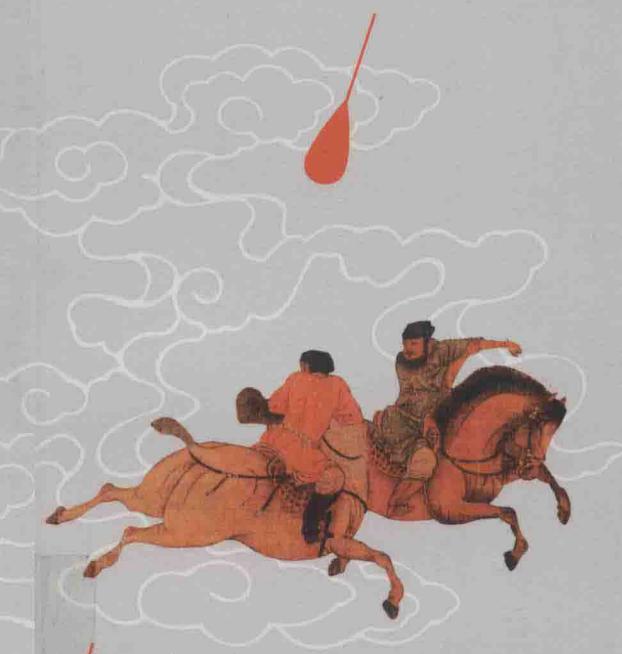




历史|中国
白金升级版

王觉仁◎作品

唐朝 原来就是这样



中国断代史畅销读本

《血腥的盛唐》系列作者、著名历史作家王觉仁唐史经典之作

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是如何被篡改的？
让杨广和李世民折戟的高丽，温弱的李治何以搞定？
霸道的武则天，为何在临终前选择宽恕？
“智障人士”唐宣宗李忱何以创造了“大中之治”？

一本书弄清盛世大唐的秘密和真相



历史|中国
白金升级版

王觉仁◎作品



唐朝 原来就是这样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唐朝原来是这样 / 王觉仁著. -- 增订本. -- 北京 :
现代出版社, 2017.7

（历史中国）

ISBN 978-7-5143-6155-1

I . ①唐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唐代—通俗
读物 IV . ①K242. 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03520 号

唐朝原来是这样

作 者	王觉仁
责任编辑	张 霆 王志标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	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	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29.25
版 次	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6155-1
定 价	60.00 元

目 录

- 一 血缘传说与天命神话 / 001
- 二 李渊父子 / 008
- 三 晋阳起兵的真相 / 015
- 四 大唐开国 / 026
- 五 瓦岗兴亡的历史密码 / 033
- 六 逐鹿中原 / 044
- 七 统一海内 / 053
- 八 李建成谋反案 / 062
- 九 玄武门之变 / 071
- 十 李世民向我们隐瞒了什么？（上）/ 080
- 十一 李世民向我们隐瞒了什么？（下）/ 089
- 十二 科举制与社会公正 / 098
- 十三 贞观的法治精神 / 107
- 十四 权力控制的游戏：李世民的帝王术 / 117
- 十五 魏徵：不想当忠臣的人 / 131
- 十六 长孙皇后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/ 138
- 十七 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/ 144
- 十八 玄奘：信仰的力量 / 151
- 十九 天可汗时代：贞观武功 / 158
- 二〇 李承乾谋反案 / 167

- 二一 亲征高丽：李世民的“滑铁卢” / 175
- 二二 房遗爱谋反案 / 184
- 二三 唐高宗：天子突围 / 195
- 二四 帝国的扩张 / 203
- 二五 眇世女皇武则天（上）/ 214
- 二六 眇世女皇武则天（中）/ 222
- 二七 眇世女皇武则天（下）/ 230
- 二八 恐怖时代：酷吏的那些事儿 / 238
- 二九 第一男宠的悲喜人生 / 248
- 三〇 一代名相狄仁杰 / 256
- 三一 神龙政变 / 263
- 三二 后武则天时代 / 271
- 三三 乾坤再造：李隆基的华丽登场 / 279
- 三四 开元盛世：历史的巅峰 / 287
- 三五 千古绝响：李白与杜甫 / 295
- 三六 李林甫：无心睡眠 / 305
- 三七 杨贵妃：盛世红颜的绽放与凋零 / 315
- 三八 安史之乱（上）/ 324
- 三九 安史之乱（下）/ 332
- 四〇 唐代宗：帝国裂变 / 339

- 四一 唐德宗：失落的长安 / 347
- 四二 唐顺宗：那一场飘风骤雨的改革 / 355
- 四三 唐宪宗：元和中兴 / 364
- 四四 青春皇帝：将娱乐进行到死 / 373
- 四五 甘露之变：天子与宦官的巅峰对决 / 381
- 四六 牛李党争：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/ 392
- 四七 唐宣宗：从“智障人士”到强势帝王 / 400
- 四八 黄巢：我花开后百花杀 / 410
- 四九 唐昭宗：灵魂中的七道伤 / 420
- 五〇 帝国的末日 / 429
- 附录：唐朝年表 / 437

一 血缘传说与天命神话

李渊是典型的门阀世族出身。根据李唐皇室自己的谱牒记载，他们有着极为高贵的氏族血统，其远古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的颛顼帝高阳氏，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，西汉时的先人则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。

这是李唐皇室自己记述的最早的世系渊源，看上去显得十分辉煌。不过可惜的是，现在的学界已经彻底否定了这个说法，认为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“高远其来者”而精心编造的血缘神话，根本不足采信。

久远的世系被证明是一则美丽的谎言，那么较近的世系呢？

很遗憾，同样经不起推敲。

据李唐皇室自称，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（今甘肃静宁县西南）人、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；六世祖李歆是西凉后主；西凉被匈奴攻灭后，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，后又归降北魏，任弘农太守；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，率豪杰镇守武川（北魏“六镇”之一，宇文泰家乡，今内蒙古武川县），遂留居此地；曾祖父李天锡亦为北魏重臣。

因为西凉王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后裔，所以这段世系意在表明李唐皇室不但出自汉代名门、世代均为陇西望族，而且又是西凉王室之后、北魏的豪门显宦。这样一段家谱自然是无比显赫的，但它上面仍然笼罩着重重的历史迷雾。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，李氏家族与西凉王室绝无关系，并且据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考证，他们也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瓜葛。此外，李唐皇室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，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、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，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。可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样的说法同样是子虚乌有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李唐皇室的世系渊源究竟出自何处呢？

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：河北赵郡李氏。

虽然赵郡李氏也是中国北方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，但李唐先世很可能只是

其中没落衰微的一支。陈寅恪先生在《唐代政治史论述稿》中说：“据可信之材料，依常识之判断，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‘破落户’，即是赵郡李氏之‘假冒牌’。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记述皇室渊源，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，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，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，遽尔全部信从也。”《剑桥中国隋唐史》的作者认为，虽然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不能被视为最终定论，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，至今尚无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。

至此，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一一破灭。

然而，不管最初的渊源何在，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，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传说，进入了货真价实的“信史”阶段。北魏末年，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，官至太尉、尚书左仆射，封陇西郡公，并与太师宇文泰、太傅元欣、太保李弼（李密曾祖父）、大司马独孤信、大司寇赵贵、大司空于谨、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、柱国大将军。

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“八柱国”。

《周书》称：“当时荣盛，莫与为比！故今之称门阀者，咸推‘八柱国家’云。”从此，李氏家族再也不是什么“破落户”和“假冒牌”了，而是一跃成为堂堂正正的贵族门阀。

按宇文泰创设的府兵制，在显赫的“八柱国”之下还设有十二大将军，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就是其中一员。这“八柱国十二大将军”及其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，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，并且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无比深远的影响：其中，宇文家族建立北周、吞并了北齐；杨氏家族建立隋朝、统一了中国；李氏家族建立唐朝，开创了大唐盛世……

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政治军事集团，被陈寅恪先生命名为“关陇集团”。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，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一条特殊的政治纽带。这条纽带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、大司马独孤信。

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，即北周明帝宇文毓；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，即后来的隋文帝；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，她在北周天和元年（公元566年）生下了李渊。武德初年，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，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。所以从理论上来讲，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，而独

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。

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“一门三皇后”的传奇。

北周建立后，已经去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，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，并任安州总管、柱国大将军。北周建德元年（公元572年），李昞卒，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。长大后，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、一表人才，而且为人豁达宽容，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，史称其“任性真率，宽仁容众，无贵贱咸得其欢心”（《旧唐书·高祖本纪》）。很显然，从少年时代起，李渊就以其亲和力赢得了人心。一个开国帝王所应具有的人格魅力似乎在此时便已露出端倪。隋朝建立后，姨父隋文帝杨坚和姨母独孤皇后对李渊恩宠有加，于开皇元年（公元581年）任命他为天子的近身侍卫——千牛备身，后来又让他在畿辅地区和西北的战略要地历练，辗转担任谯、陇、岐三州刺史。

在中国历代正史的帝王本纪中，大多数开国皇帝的头上都会笼罩许多匪夷所思的神话光环，修史者总是想借此表明他们是异于凡人、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。比如汉高祖刘邦出生前，他母亲就曾在一个“雷电冥晦”的午后于野外打盹，一不小心就“梦与神遇”。她老公急急忙忙出去找她时，竟然目睹了一个很黄很暴力的场面——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正在强行与他老婆交配！史书没有记载刘老爹戴上这顶“天龙”牌绿帽时的心情究竟是窃喜还是悲愤，只说刘大妈“已而有娠，遂产高祖”（《汉书·高祖本纪》）。

后世的修史者可能觉得这个黄暴场面过于粗俗、有碍观瞻，所以不敢抄袭。轮到为宋太祖赵匡胤作传的时候，这些人的笔墨就收敛了许多。他们说宋太祖在洛阳夹马营出生的那天，“赤光绕室，异香经宿不散”，而刚落地的天子则“体有金色，三日不变”（《宋史·太祖本纪》）。

赵匡胤的这个神话故事显然比刘邦那个干净得多，可后来的修史者又觉得它过于含蓄，失之呆板。所以，当他们在创作“历代帝王神话之朱元璋版”的时候，艺术手法上就有了很大的进步，既不失赵匡胤版的干净，又不失刘邦版的生动。故事是这么说的：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刚有身孕，就梦到一个神仙送给她一颗丹药。拿过来一看，通体放光；一吞进嘴里，口舌生香。分娩的那天晚上，老朱家的土房子忽然“红光满室”，而且红光蹿出房顶，整夜闪个不停。村里的乡亲们“惊以为火，辄奔救，至则无有”（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）。明明以为老朱家着火

了，跑过来看却啥都没有，最后才知道是老朱家在生娃。实在是神奇啊，众人不约而同地想，看来此娃定非凡胎，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！

关于历代开国皇帝的天命神话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记录在官方正史上，被民间后世传为美谈，或者传为笑话，让千百年来的读者顶礼膜拜，或者嗤之以鼻。

既然其他的真龙天子都有神迹，那么唐高祖李渊呢？

喜欢猎奇的读者也许会失望，因为李渊出生前后的故事非常朴素，既没有他母亲与巨龙郊外野合的黄暴场面，也没有红光似火把隔壁邻居折腾了一宿的生动记载，唯一让李渊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就是《新唐书》中关于他生理特征的一个记载。

该书称李渊——“体有三乳”。

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。一个男人为什么会有“三乳”呢？

然而，就是如此畸形怪诞的体貌特征，在古人眼中却是千古不遇的“大吉之征”。比如在许多古代典籍中，周文王就拥有“四乳”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称：“文王龙颜虎肩，身长十尺，胸有四乳。”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说：“文王四乳，是谓大仁，天下所归，百姓所亲。”《春秋繁露·三代改制质文》说：“天将授文王……有四乳而大足。”可见历代有关文献都将周文王的畸形四乳，看成是天下归心、周朝勃兴的征兆。

既然周文王能比常人多出二乳，那么作为大唐开国之君的李渊比常人多出一乳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。然而我们却有理由怀疑，这第三乳极有可能不是老天爷所为，而是后世史家强行“摁”上去的。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：这个记载只见于《新唐书》，而该书修于北宋，属于后出的史料；先出的修于五代的《旧唐书》并没有这个“体有三乳”的怪诞说法。所以我们只能说，这则“三乳奇谈”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家的杜撰。

相对于《新唐书》的“三乳奇谈”，《旧唐书·高祖本纪》的记载就朴实了很多，它仅仅托相士之口，对李渊日后必将君临天下做出了某种暗示。该书称，一个名叫史世良的善相之人曾对李渊说：“公骨法非常，必为人主，愿自爱，勿忘鄙言。”高祖从此“颇以自负”。

这则故事的真实性，我们当然已经无从查考。但是相对于其他帝王的天命神话和“三乳奇谈”来说，或者从李渊日后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，《旧唐书》这则“相士预言”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。换句话说，很可能早在担任地方刺史的

时候，李渊的内心就已经暗暗生出问鼎天下的志向和使命感了。

关陇集团内部很流行政治联姻，这种做法自然延续到了李渊这一代。

李渊的父亲李昞娶的是鲜卑望族独孤信的女儿，而李渊同样娶了另一个鲜卑望族、隋定州总管窦毅的女儿（按《魏书·官氏志》，“窦氏”即鲜卑的“纥豆陵氏”）。这个后来被追封为太穆皇后的窦家女儿就是李建成、李世民和李元吉的生母。

据说，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便“发垂过颈，三岁与身齐”（《旧唐书·后妃列传》），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，因此自然是人见人爱。窦氏的母亲是北周的襄阳长公主（宇文泰的五女）、武帝宇文邕的姐姐。宇文邕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，所以一直把她养在宫中，视如己出。

其时，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，仍然与北齐、陈朝处于“三国鼎立”之局，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，并与其联姻，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。当时，宇文邕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。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毫无半点感情基础，所以宇文邕并不宠爱这个突厥皇后，对她极为冷淡。

也许是因为出身于鲜卑的名门望族，再加上在宫廷中的耳濡目染，所以窦氏从小就聪慧过人，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。就是在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，年幼的窦氏特意找了一个四下无人的时候，郑重其事地向她的皇帝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。她说：“而今四边未静，突厥尚强，愿舅舅抑制自己的感情，对皇后多加抚慰，如此才是以苍生为念！只要真正得到突厥的助力，那么江南（陈朝）、关东（北齐）就不足为患了。”

宇文邕大为惊讶，没想到外甥女小小年纪，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居然如此成熟老到！又惊又喜的宇文邕当即采纳了小外甥女的意见。

窦氏的父亲窦毅听说此事后，高兴地对妻子说：“此女才貌双全，不可轻易许人，当为之择一贤夫。”到了窦氏该出嫁的年龄，窦毅就在自家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，然后举行“佳婿海选”，向长安城的贵族公子们宣布：若想求婚者，就给他两支箭，必须两箭各中一只孔雀一目，才有资格成为窦家的乘龙快婿。长安城的公子哥们听说著名的长发美女要选婿了，顿时蜂拥前来，但是一连数十个帅哥出手，却没有一个成功。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自明了。英姿飒爽、玉树临风的李渊一到，啪啪两箭，各中一目，干脆利索，成功夺魁。众位帅哥黯然失色，

窦毅夫妇笑逐颜开。没过多久，神箭帅哥李渊就在众人既羡且妒的目光中把长发美女窦氏娶过了门。

这则“雀屏中选”的故事从此在长安坊间流传开来，并且在后世传为美谈，成了择婿许婚的代名词。

北周大象三年，亦即公元581年，杨坚篡周，建立隋朝，并将幼主周静帝和北周宗室群王屠戮殆尽。面对宇文皇族遭遇的灭顶之灾，窦氏悲愤莫名，扑在床上痛哭，边哭边说：“恨我不是男儿，无法拯救舅家的灾难。”窦毅夫妇当场吓得面无人色，赶紧捂住她的嘴，低声训斥道：“你千万别乱说，这是会灭族的啊！”

从这件事情我们足以见出，窦氏身上具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。这也许与她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密切相关。

大业初年，李渊历任荥阳、楼烦、扶风等郡的太守。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，李渊曾经得到了几匹膘肥体壮、奔跑如飞的骏马。就在他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，窦氏却蹙起了眉头。她告诉李渊：“主上亦喜飞鹰骏马，此公之所知，所以这些马必须送入宫中，不可久留，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，它们必定成为负累，请公慎重考虑。”

李渊一听大为郁闷。他明知道妻子说得有道理，可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，一直犹豫不决。没想到几天后杨广果然知悉，马上对他进行责罚，搞得李渊追悔莫及。后来，李渊汲取了教训，老老实实按妻子说的做，四处搜罗良马猎鹰，频频进献给杨广，终于讨得天子欢心，于大业十二年被擢升为右骁卫大将军。

可是，当李渊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，窦氏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，享年仅四十五岁。李渊涕泪横流地对几个儿子说：“若早听从你们母亲的话，我在这个官位上已经很久了。”

窦氏既没能看到李渊成为隋朝的大将军，更没有看到李渊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。

大唐开国后，秦王李世民就曾屡屡为此黯然神伤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九〇：“世民每侍宴宫中，对诸妃嫔，思太穆皇后早终，不得见上有天下，或歔欷流涕。”）。

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，出身鲜卑望族的窦氏从小就具有异常早熟的政治智慧，北周灭亡时又表现出“恨非男儿”的血性，嫁给李渊后，更是成为李渊政治

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参谋和智囊。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，窦氏的确是当时一位不可多得、出类拔萃的政治女性。假如不是早亡，窦氏应该能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一定的作用和影响。

不过，虽然窦氏对大唐开国的这段历史没有产生直接影响，但是在李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中，这位鲜卑母亲的影响肯定是不可小觑的。

除了李渊所提供的政治世家的教育和熏陶之外，李氏三兄弟应该也会从窦氏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必要的政治启蒙，培养相应的政治抱负，同时也能从母亲那鲜卑人的血液中获得强悍勇武的基因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说，窦氏虽然早亡，但她的影响力早已透过上述种种方式植入了李氏三兄弟的体内，不但为他们日后纵横沙场、争霸天下埋下了伏笔，并且最终为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横空出世埋下了伏笔。

二 李渊父子

李渊与原配夫人窦氏共生有四男一女：长子李建成，次子李世民，三子李玄霸，四子李元吉；一女是平阳公主，女婿是隋东宫千牛备身柴绍。其中除三子李玄霸早亡外，其他的三男一女一婿全部参与了李渊从起兵到建唐的全过程。

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人，当然非李世民莫属。

公元 599 年 1 月 23 日，即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李世民出生于武功（今陕西武功县）。相对于李渊来说，李世民的出生就多出了一层神秘色彩。史称其出生时，有两条龙在他们家门口嬉戏喧闹，整整闹了三天才离开。

李世民四岁时，又有一个神秘的相士来到他们家，对李渊说：“公是贵人，且有贵子。”看到李世民后，这位相士更是啧啧称奇，情不自禁地说：“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年将二十，必能济世安民矣！”（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）

李渊又惊又喜。喜的是他们父子二人均有天命，来日必将贵有天下；惊的是此事一旦泄露，必定惹来杀身之祸。李渊狠狠心，决定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相士杀了。可转眼之间，那个神秘人物便已消失无踪了。从此，李渊便以“济世安民”之义，为次子取名李世民。不知道李世民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别的名字，反正从这个时候起，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就将伴随他的一生，并且注定要载入史册、彪炳千古了。

关于李世民的少年时代，各种史籍的记载都很简略，我们只能从相关史书的只言片语中略窥端倪：

贞观初年，李世民曾对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说：“朕少好弓矢，自谓能尽其妙。”（《贞观政要》卷一）

贞观年间，李世民在写给魏徵的一道手诏中说：“朕少尚威武，不精学业，先王之道，茫若涉海。”（《全唐文》卷九）

贞观十五年（公元 641 年），四十三岁的李世民在武成殿大宴群臣，曾回忆

自己的过去说：“朕少在太原，喜群聚博戏，暑往寒逝，将三十年矣。”（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）

综合上述史料的零星记载，我们基本上可以还原出少年李世民的一个大致轮廓。乍一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，而且还颇有些“纨绔子弟”的嫌疑。因为他“好弓矢”、“喜博戏”、“尚威武”，可偏偏就是不喜欢读书；能把弓矢骑射之术玩得异常精妙，可对先王之道、圣贤学问却“茫若涉海”、两眼一抹黑。

比起那个“好学，善属文”、七岁就能吟诗作赋、才华横溢、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杨广，这位李家二公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。

然而，就是那位才华横溢、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，却亲手葬送了一个繁荣富庶、四海升平的帝国，并把自己钉上了“无道暴君”、“二世而亡”的历史耻辱柱。而这位“不学无术”的李家二公子，却反而开创了一个万邦来朝的“天可汗”时代，并最终缔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大唐盛世！

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。

其实一点都不奇怪。

因为，杨广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，更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。他身上强烈的诗人气质和虚荣天性严重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，从而使他的帝王生涯始终贯穿着“浮华”二字。或许是在江都任总管的十年让他过多地熏染了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，或许是他的天性原本就与之正相契合。总之，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政治家，还不如说他是一个“政治美学家”。而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完全背离时，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统治者。此外，杨广那种恃才傲物、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又导致了一种“致命的自负”，使他在逆境中的坚韧性和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。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。

与杨广恰恰相反，李世民身上那种活泼强悍的尚武精神，那种质朴的、原生态的生命动能其实正是继承了关陇集团的优秀传统。在那个一切都要靠武力和实力说话的年代，李世民并不是从书本上学习那些大而无当的“先王之道”，而是从父母亲的性格遗传和言传身教中养成了机智勇武的过人禀赋。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》中说：“太宗幼聪睿，玄鉴深远，临机果断，不拘小节，时人莫能测也。”从李世民日后在历史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，我们有理由认为，这并非修史者的溢美之词。少年李世民的性格特点一方面是继承了鲜卑民族的尚武精神，另一方面也与关陇集团那些成功者所共同具有的人格特征正相契合。

同样，作为关陇集团的后人和鲜卑母亲的儿子，杨广背叛了自己的传统。而李世民则继承了前人的优秀品质，也无愧于他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。

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：“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，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，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，旧染既除，新机重启，扩大恢张，故能别创空前之世局！”

我们可以说，面对即将到来的那一场场群雄逐鹿和改朝换代的战争，以及一幕幕惊险而残酷的政治博弈，这个机智果断、骁勇强悍的年轻人早已做好了上场的准备，并且充分具备了角逐的资格。

大约在大业十年（公元614年），十六岁的李世民娶了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的女儿。众所周知，这个长孙家的女儿就是后来初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孙皇后。她知书达理、深明大义，尽心辅佐而决不干政，在李世民登基御极、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默默无闻地做出了很多贡献，不愧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性，也无愧于“母仪天下”之称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性和楷模意义的皇后之一。

长孙家族是北朝的豪门显宦，其先祖出于北魏皇族拓跋氏，因在魏宗室中建功最伟，且居宗室之长，故改姓长孙。到了长孙晟这一代，其地位依然显赫。他是隋朝的重臣名将，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隋文帝器重，此后长年经略突厥，曾向隋文帝提出“远交近攻”之策，从而成功离间突厥各部，使其最终向隋朝称臣。在隋帝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战略上，长孙晟可谓贡献良多、功勋卓著。大业五年，长孙晟病卒。

长孙晟死后，年仅八岁的长孙氏和哥哥长孙无忌一起被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。高士廉出自北齐皇族，其祖父高岳是北齐开创者高欢的堂弟，封清河王，官至左仆射、太尉；其父高励，北齐乐安王，也曾官任左仆射。高士廉从小博览群书，尤其在文史方面颇具造诣。在他的熏陶下，长孙氏和长孙无忌自然都喜欢上了读书。史称长孙无忌“好学，赅博文史”，而长孙氏也是“少好读书，造次必循礼则”。

长孙氏十三岁时，高士廉由于对李世民非常赏识，知道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，所以就把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。

从此，长孙兄妹的命运就与李唐家族、尤其是与李世民紧紧绑在了一起。

大业十一年（公元615年），隋炀帝杨广北巡时被突厥围困于雁门，下诏命

各地勤王，年仅十七岁的李世民就应征入伍，并向主将提出了“賚旗鼓以设疑兵”的策略，建议队伍大量携带军旗和战鼓，然后大张旗鼓设置疑兵，借此迷惑敌人、制造恐慌。他说：“始毕可汗胆敢以举国之师包围天子，必定认为我们仓促之间不能及时救援。所以我们应该大张军容，白天令数十里幡旗绵延相续，夜晚则钲鼓齐鸣，让敌人以为我方援军已大量集结，势必闻风而遁。否则敌众我寡，万一突厥倾巢来攻，我们必定难以抵挡。”

主将欣然采纳了李世民的建议。

虽说此后突厥退兵、雁门围解是四方勤王之师大举云集的结果，并非李世民此计的功劳，但这件事情足以表现出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华。

这是史书有载的李世民在隋末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。

当时李世民只是一个小兵，虽然身份有点卑微，但是，作为一个即将在几年后纵横天下的军事统帅，其胚胎与雏形在此刻已然隐约可辨。

大业九年（公元 613 年）初，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。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，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。途经涿郡的时候，李渊与他的朝中密友、隋炀帝近臣宇文士及进行了一次密谈。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、隋炀帝杨广的驸马，身处隋帝国的政治中枢。所以李渊和他的此次密谈，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。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，史书没有记载，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——高祖笑谓裴寂曰：“此人（宇文士及）与我言天下事，至今已六七年矣，公辈皆在其后！”（《旧唐书·宇文士及传》）

众所周知，裴寂是大唐的开国元勋、晋阳首义的第一功臣，连他都要排在宇文士及后面，可见李渊在大业九年与宇文士及所谈的“天下事”，实际上就是“问鼎天下”之事。

不久后，杨玄感叛乱爆发，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（今甘肃庆阳市）担任留守，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。李渊遂按下起兵之意，静观事态变化。其妻兄窦抗力劝其起兵，说：“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！李氏名应图谶，应该趁势举义，这是天意啊。”

但是李渊拒绝了，因为时机还不成熟。

李渊深知第一根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。